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三十一回 李連義堂供張秀士 柳知府商酌見軍門

詞曰：昔日韓侯時運乖，夜宿官亭，日走長街，人人道我是個窮才；我非窮才，多因是時未來運未來。有朝一日身發達，夜宿錦帳，日走金階。人人道我是個賢才；我非賢才，這正是時也來運也來。時來瓦罐叮嚀響，運退明珠土內埋。

閒詞按下。

話表柳太守標下火籤，差了兩個人，吩咐前去：「若是得錢賣放，你們抬兩口棺木來見我。」二人連連叩頭，領了火籤，往外邊走。暗暗的商議道：「雖是太爺如此吩咐，只要做得乾淨，卻又何妨？自古道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自從這太爺到任之後，我們飯都沒得吃，白白的當差。這個差要算樁美事。想張府中事體大好，我們前去，必須大大的開一開口，得他幾兩銀子。就是太爺知道，革去我們的門戶，也不懊悔。」正是：

雁飛不到處，人被利名牽。

二人想定主意，隨即趕到張府門首。只見高大門橫，軒昂氣象，雖然張大人去世，目下卻不教冷清。又道：門風雖破，骨樁猶存。二人一時不敢進去。內中有個老成（誠）的，說：「我們無事不敢到他府上，如今奉太爺的差，這有何妨？」二人才進來，張璉道：「二位差公有何貴幹？」那人說：「奉太爺差遣，來請你家相公。」張璉道：「我家相公個月前告了遊學在外，不知何往，至今未見回來。不知太爺有何見諭？」他三人正在外面說話，忽然張序從裡面出來，看見兩個差人，吃了一驚，連連道：「二位差公里面請坐。」二人道：「老爹，非是我二人多事，只因奉太爺差遣。」張序見話出有因，邀請二人在小客廳坐下，命人巡茶。

張序道：「二位到此，必有公事。還是催取錢糧？還是另有別事？」二人道：「府上錢糧不是我們府役管催。如今是奉太爺的行，請你家相公，有要緊話說。」張序雖老，卻也有些見識，不慌不忙的道：「家主人個月前告遊學在外。不知去向。太爺有話，只好等他回家，上府面見太爺罷。」差人聽得此言，心下暗想道：不見棺材不下淚。連連取了火籤，遞與張序觀看。張序見了火籤（些），膽怯道：「我相公家無犯法之男，室無再婚之女，為何用火籤拿他？是何道理！」二人道：「這是卑（被）上人的意思，我們二人並不知道。只請相公同去一走。並不耽擱。」張序見機而作，往後面取出一百兩銀子，卻是兩封，遞與二人道：「家相公並不在（見）家。既是二位差公到此。無水為敬，些須菲儀，買酒不醉，買飯不飽，二位休得嫌輕。」兩人做好做歹推了一會，道：「我們太爺最惱的人受錢。蒙老爹的美意，我們並不是嫌輕，但恐太爺知道，不是頑的。」張序道：「但放其心，不過一茶之敬，不是詐騙，請收、請收。」這等人教做：手執無情棍，懷抗滴淚錢。嫌少不怕多，那裡不要銀子！

張序見他們收了銀子，望二人道：「拜托二位前去回了太爺便了。」兩個差人正是得了銜口錢，卻也不能回風，只得說：「蒙老爹的愛。但是相公雖不在府上，必要著個人同我們去走走才好。」張序說：「既如此，老漢可以去得麼？」二人齊道：「極好！」張序於是同著府差到府。正是：

烏鴉喜鵲同林喚，未卜今朝吉與凶。

路上並沒有上刑具，到了衙門。此刻差人取了刑具，道：「老爺，非是我們斗膽。如今是要得罪了。」張序道：「原該如此。」連連上了刑具，帶到裡面，開了鎖。

二人稟道：「張相公遊學在外，一月前出去，不知下落。小的們帶他家人張序來。求太爺收簽銷差。」柳公大怒道：「本府要他主人，為何拘他的家屬？你們二人分明是得錢賣放！每人重責三十大板。」只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張序連忙叩頭道：「家主人實係個月前告遊學在外，不知何往；適才天差拘小人，不敢不到，求太老爺開恩。」李連義跪在旁邊喊叫道：「太老爺，一面之詞不要聽信，張寅昨晚現在黃子方家下飲酒，求太爺細查便知。」高祥道：「人是你殺的，何必賴別人！」高祥一口咬定李連義，李連義道：「我與你有何仇隙？這等苦苦害我怎的！」柳公道：「高祥，你又不曾親目所視，況且又無兇器，想人命關天，兇手、兇器兩件俱無，何能斷案？本府自有道理。」命人將吳縣儒學傳到府堂，「教他帶了遊學號簿前來，自然明白。」

不一時，劉繼祖帶了門斗，來到府前，下轎進來，朝上三躬道：「太爺傳卑職有何見諭？」柳公說：「貴學有個門生張寅，昨晚在馬快祁中家內殺死二人，可知道麼？」劉老爺暗暗的道：五百兩頭反潮了，想必這頂紗帽有些難保。只得開言道：「敝門生那個月前告了遊學而去，有號簿為憑，求太爺親驗。」柳公將遊學簿一看，果然無差，便說道：「只怕貴學張寅與你老爺彼此往來，代他做個倒填年〔月〕之計，亦未可定。既然如此，將號簿存在此間，還要細看，請回衙理事。倘若本府查出，提參便了。」柳公這幾句話卻也令人膽怯，劉老爺打了三躬，上轎回衙不題。

再言柳公命張序回家，吩咐高祥、李連義暫且收禁，候詳定奪。高祥聽得要收禁，連連叩頭啼哭道：「求太老爺開恩，小人家下還有六十歲老母，依靠何人養生？清早到此刻，還沒有買得半升米回去。求太爺念小人孤兒寡婦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，拖累不起。」柳公恐他扯謊脫逃，思量漏網，命人查問：可有母親？有他用水的主顧人家，就是祁中本坊鄰居，俱具保結，將高祥保了，日後傳訊，毋得脫逃。高祥謝恩，與眾人退出；李連義暫且收禁。還有幾件別的官事，傳齊人犯，訊明發落。

退堂，天色漸晚，命人擺酒，同韓師爺談心。酒席之間，題起殺死人命案，韓師爺道：「年兄可曾審出兇手是誰？兇器在於何處？」柳公道：「若論高祥硬說李連義，但無兇器可憑，高祥之言亦不足為實。現將高祥發保，以養伊親。所有李連義，未能擅放，只得暫且收禁，候獲到兇手定奪。且今惟慮馬快祁中乃弟衙門捕役，伊今挈（掣）眷奔逃，弟不無失察之責。這便如何是好？」韓師爺道：「年兄且請放心！依弟愚見，馬快祁中學家隱跡，事有可疑。雖有高祥、李連義，不能以作斷案。據弟看來，不若今晚去見軍門大人請教，還是即行通詳？還是按得幾日？想軍門阮公必有指示。若能有宛轉，求他寬限，一面備詳，一面捕獲兇手。只求軍門兩江督院消停提奏，將來不過是外結；倘若疑案牽連，無非是降級罰俸而已。」二人說到（道）人情去處，又說了幾句。正是：

人逢知己千杯少，不是知音不與談。